

新疆人民出版社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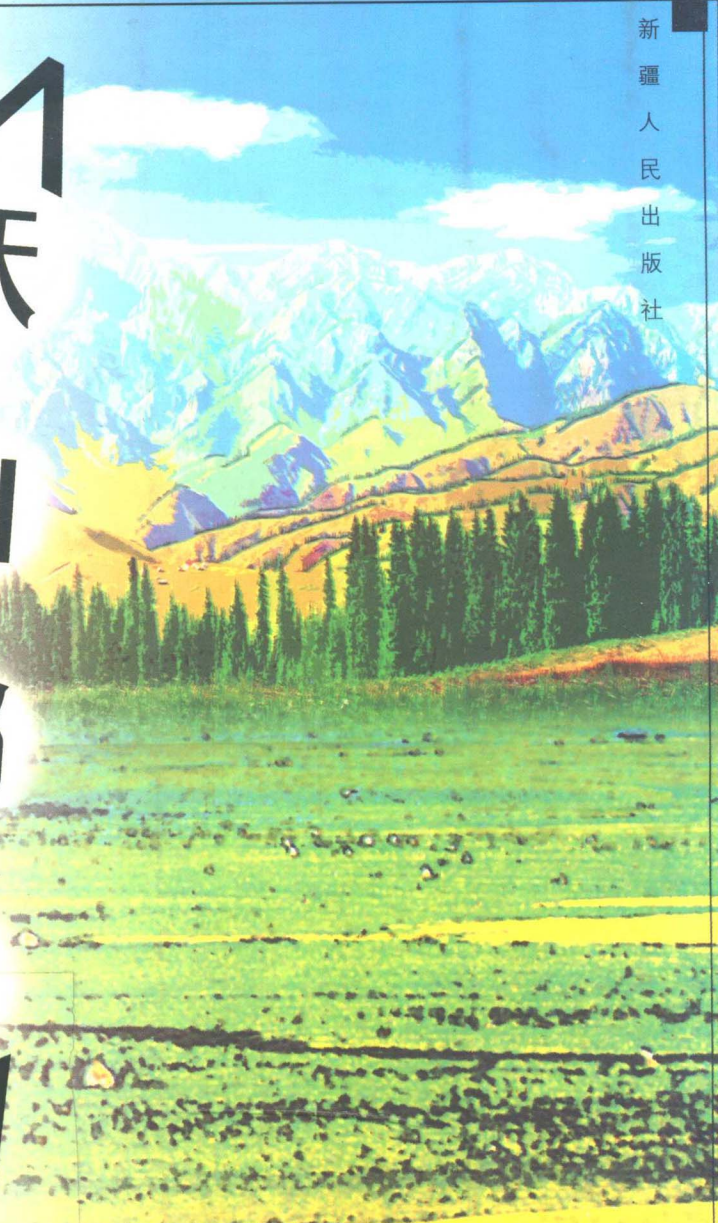
山

那

边

✓

卫华 著



天

山

那

边

卫
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山那边/卫华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228-08743-7

I. 天… II. 卫…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536 号

天山那边

卫 华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印 刷 新疆农科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ISBN 7-228-08743-7 定价:18.00 元

M U L U

目 录

精神生于喜悦 / 3

报恩的猫 / 45

亢白尼沙汗 / 51

做客 / 81

昆仑山下的女当家 / 89

郑渝生 / 155

勇敢的白希 / 163

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 183



精神

生于喜悦



那时,我家还住在喀什东门,每天放学回家只要做完作业就没事了,古莱克斯常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有邻家的孩子们来我家邀我出去玩,我们爱一块儿做游戏,如月亮圆圆、黑熊摸鱼、老鹰抓小鸡或是踢沙包、跳皮筋等,样样都能使我们玩得趣意浓浓,有时也爱到处闲逛逛,少年时代大多还是我最为快活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玩到天黑不知回家。

记得是在艳阳五月里一个不到校的下午,我和古莱克斯刚走出她家门,一眼便望见俱乐部门前有很多人在那里嚷着。我俩也好奇地跑过去,看见那些人是围着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头戴黑色冠帽,全身道士模样的瘦老头儿在算命。八十年代那会儿,边城人见识还不广,人们都围着那算命人看热闹,并都觉得很有趣。

有位老妇人站在那堆人的最外边,她早已驼下去的脊背像要拔高一节似的,使劲往上踮起脚,伸着脖往人堆中间张望着,她灰黄多皱的脸面轻松地舒展开,眼睛里也流露出她心底里的向往和希冀的神情。

那算命老头锐利的目光却早已瞧见她,并且也看透她心底里泛出来的那种人生的期望与渴求,便指向老妇人说道:“那位老人家,您向前来……”算命老头热

情地一边拨着人缝缝，一边嚷着向老妇人走近说：“请大家让让，让老人到前面来。”人们向两边闪了一下，算命老头拖着话音说：“老人家，从您的面相上来看，倒是还看不出你老的身体上有多大的症候，不过，还得要用心避着啊！”而后，算命老头的脸色有些阴沉，他盯着老妇人的脸并压低了声音对她说道：“从你这面相上表露出有不测之祸，你后事是被一口食物阻咽毙命呀！”

随着众人的嚷闹声，人们虽然没大听清，但看他那种神秘的表情也叫人为之吃惊，都转目朝那老妇人看去，只见她的眼神里立刻泛起一层黯然恍惚的晦色，她凹陷的嘴唇也开始颤抖。旁边有位中年妇女见此情景，忙向前扶她并想安慰几句，老妇人没顾理睬，就转身径直地朝着自己的小屋走了。

算命老头仍然望着那老妇人跌跌撞撞的背影低叹道：“唉！那老人一辈子的人生坎坷，好可怜啊！”那位中年妇女瞪了算命老头一眼，还没好气似地说道：“看你这个算命的，咋那样直截了当，你就不能给她说说点好听的？她八十多岁了，是个孤寡老人，人越是上了年纪越忌讳听这些话，看你把人家给吓的。”算命老头的脸上似乎有一丝窘色，但那丝窘色便又很快地从他脸上消失了，随后他又若无其事地嚷叫着下一个来者。

我望着那位老妇人蹒跚的背影渐渐远了。我和古莱克斯对那算命的老头大为不满地嚷叫道：“你算的什么命，算得一点儿都不准，那位老奶奶本来是好好的，为啥叫她那样不高兴，你是大骗子！”说完后我立刻意识到，我说的这些话准要惹起那算命老头极大地愤怒与反驳，或是有大人要数落，霎时，我心里不安得面红耳赤，就等他发火，我也有不怕他的打算。半天过后，见那些人却像没听见，全然无反应，有几个人又看了会



儿,觉得没多大意思便散去,有些人仍然还在那里嚷嚷着算命。

那时候,我才深深地懂得一个人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同情着别人是何等的重要。人世间不要人为地去制造危险,不要去制造一些艰难与困苦,人人都应该多做些好事、善事。这样,人世间就会太平,即便是某处有困难,它也是在万方真情之中,万物都可体验到人世间的明媚。

随后,我与古莱克斯就去找到那位老人的家,进到她那窄小的屋里,屋内的摆设极简单,除了一张破旧的小床外,就是放在床头边两块砖上的一只小木箱,旁边还有一张小方桌,小桌上放着几样炊具,再别无它物。

刚才几个妇女说的那些话还在我心里反复着,她们说老人的老伴已故去多年,她老伴去世那会儿,单位的老友们考虑她膝下没儿没女,加上她年迈体衰怕日后生活没人料理,便建议让她去养老院安度晚年。那时她思想还守旧,去养老院的事,当时她自己没当回事,错过那会儿,随后人走茶凉,从此她的事就没人管了。想到这里,我心中立刻涌上一种世间人为的凄凉感。

小屋子的门大开着,这时,一阵风直接刮进屋里来,我们看见迎面床上的老人一副体老衰弱的可怜模样,她完全失去了刚才的那种气色,她的整个身体像要散架似地歪倒在床上的破被上。对于我和古莱克斯的到来,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在任何一个人的眼里可能都会看得出来,她纯粹是被算命老头的荒诞话语击垮了精神支柱,再加她一生的苦难忧愁,迫使她早已麻木的灵魂出窍。尽管我和古莱克斯用心地揉搓着她的手,大声地喊叫她,她都没知觉,她的整个大脑系统完全像陷进了生命将要泯灭的沼泽里。她微睁着一双呆

滞的眼睛，像是守候在她被食物噎死后的那具惨影跟前。

那时候的孩子们都特别单纯胆大，对人对事又特爱负责，因此把任何事情都看得不复杂，不可怕，也一定能战胜。我们想到老人是被那个算命老头吓昏的，于是我们就学着大人那样给老人想办法，古莱克斯说，有次她看见医生给一个昏厥的病人掐穴位，没一会儿就使那病人醒过来，她说她记得牢，不妨我们也试试看，因此，我俩心里就一点也没慌。古莱克斯学着医生准确、沉着的样子给老人掐穴位，不知掐了多长时间，直至她大汗淋漓，手指痛胀无耐，我们才看见老人好像还在恶梦中那样神情缥缈未定，她恍惚着两眼，两手没有目标地乱摆动，喉咙里嚤嚤地发出细碎的几声呻吟，接着她又慢慢动了一下身子。我轻捶着她的后背，她突然醒过来大声咳出一堆痰，像绝望似地嚤嚤哭道：“我的命运怎么会是那样啊！”

我与古莱克斯有些惊慌，因为我们是头一回看到大人那样惨哭，我俩又不停地安慰她，我们的安慰也没能使她觉得减轻心理上的重压。我们更急了，忽然我脑海里浮现出母亲平时常说的那句老话：“一个人想去做好一件事，都离不开自己最大的耐心与热情，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得较完美。”

我想这事也是如此。五年前在胶东老家时，我听祖母讲过，解放战争时期，祖母的几个儿女们都随部队转战南北，激战正是进入谁胜谁负的最关键时刻，一天，有个乡下模样的算命人去给她们那些妇道人家算命，当时那人非要给祖母算，开头说的都是叫人开心的话，最后给她撂下的那么几句话使她在心里埋藏了多年，一直折磨着她的心，她为她的命运多年一直后怕着，担



心着,那时她总觉得说不定哪天会发生什么事,她说她害怕久了身心都变得麻木了。后来随着时间的延长,又证实了那算命人说的话是错误的,祖母常告诉家人对那些算命的谎言不可轻信,否则就是种折磨。

祖母不相信算命的事,我更加详细地讲给老人听,我说假如我奶奶在这里,她看见一个好端端的人被算命人说得吓出病来,她肯定说,要是明白人就千万别上当,那是欺骗人的谎言。老人听了后神志也渐渐地恢复了精神常态。

古莱克斯又说:“算命的吗,算得一点儿不准,我阿帕(维吾尔语:妈妈)说,过去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上算命的人很多,她一次也没算过,何况现在,那些人都是看人说话呢,他看容易上当受骗的,就把人的命说得坏坏的,叫人在心里非常非常害怕,精神上有顾虑,他们就高兴了,现在社会上,就有这样的人是很自私的,人性也扭曲了,老奶奶,我看那算命人的人性是扭曲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对的,你相信他那些话你就会上当吃亏的。”

老人很相信我和古莱克斯说的话,她想到了那是算命人在欺负她。她像个幼弱的孩子,灰黄的脸孔,两鬓内陷,仿佛她全身仅由骨头和皮肤构成,没有多余一点肉似的,她那已经没有牙齿的嘴巴,说话的时候露出一排婴孩似的圆形牙龈,她混浊的两眼里又透出了她平时的那份轻松和受感动后的那种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和古莱克斯的举动,我俩郑重其事地向她保证:“每天放学我们都过来看您,路过巴扎买点菜来给你做饭,帮助你做完活,我们再做作业。”

老人想了想便同意了,她说:“孩子,买菜不要花你两人买书本子的钱,你老爷爷那年走的时候,他单位上

给了他二百来块钱，十年了花得都是他这钱，这会儿就有几块了，你两人就拿着这钱买菜去吧。”老人说着话用颤抖的双手想从自己衣袋里拿钱，我忙制止她，她像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不违背大人意愿似的就不再拿了。

在家里，父母做活从没叫我做过，每天只要复习功课做完作业就可随便玩，时间长了，母亲发现我把玩的时间变为去帮助老人做活。她不但没反对，反而支持我，她鼓励我说，这是我的一大长进，要做个理解人，爱护人的好孩子。有时即使风雨天父母也不阻拦我，家里做了好吃的，母亲都要盛一份叫我给老人带去。别的孩子知道这事以后也常跟着去玩，老人见我和古莱克斯每天都来看她，她快活得常常胜过一个孩子，有时候我们被她的兴奋举止逗得好不开心。

这事被其他人传出，时常也有大人们来光顾。从那时起，在一些人的心里好像印上了怜悯这位老人的烙印，他们吃饭时也常教育自己的孩子学会尊敬老人，并嘱咐他们每天给老人送碗饭去，有时候老人的小桌上也会有不同的饭菜。

一天放学回来，我和古莱克斯一进门便见老人在吃杂碎汤，她说：“这是吐逊汗刚送来的，她做得很香，想吃就是吃不动，来，你两人也尝尝吧”。古莱克斯说：“老奶奶，我有办法，你等一会儿就吃上了，我给你做一下再吃吧。”

“都是做好的，再也不做了。”老人说着便放下筷子不再吃了。

古莱克斯拿过一块专门切菜用的小木板，她把蹄筋、面肺、肚子都捞在菜板上剁成碎末儿，我生着了炉子，没一会儿便做好了，我给老人盛在碗里，她吃得很香又很高兴。



我和古莱克斯看着老人门外的地形商量着：“我们单位院子里有很多旧土坯没人要，我和你去叫买买提明江、张伟他们来帮忙，再找辆架子车把那些土坯都运来，我们给老奶奶盖一间小房子，再垒一个鸡窝，夏天在睡觉的房子里做饭太热了，我们利用星期天来完成这个任务你看怎么样？”古莱克斯一听说我们要自己动手盖房子，她不但同意而且热情十分高涨。

星期天一大早，我们都到齐了，大家运完了土坯又运来土，买买提明江从家里拿来木棒、红柳枝、席子之类盖顶用的材料，他爸爸艾买苏拉老木匠见我们都是一群孩子，他怕我们盖的房子不结实，便也热心地来帮助指导。张伟也拿来一扇他家不用的小木门，我回家找来几块木板、一方玻璃，材料算是基本备齐了。我们又一齐动手和泥巴砌墙，大家干起活来个个都特别吃劲卖力，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就砌好了一间小房子，一座鸡窝，还在小房子里砌好了一个烧煤的炉灶。

我们把老人请出来验收工程，她进到我们刚盖好的小房子里满目喜色地看了个仔细，她摸着墙壁说：“哎呀呀，我的天呀，艾买苏拉你也来了，你看看他们干活真利索，真像变戏法，你快都看看！这墙抹得多么平滑，真是好手艺呀……”艾买苏拉光是笑没说什么，因为墙就是他抹的。老人乐滔滔地说着：“都是小小的，就这么能干，真是好样的，看这门装得也是这么严实，吆！还镶上了玻璃窗户，真明亮呀。”老人出来进去欣喜不已，觉得重新建立了她的家园，她自己也好像年轻、精神了许多，老人一生也没见过多少物质，对这一点她已非常满足了。她把我们看成是她的“重生子孙、再造欢乐”，我们自己也都觉得高兴。

我和古莱克斯看着老人的家园已经全造好了，就等充实点什么进去了，我说：“我的打算是回家向妈妈请求将两只鸡先充实进来。我们帮助无依无靠的老人和有困难的人家，不要分出民族的远近来，你说如何？”古莱克斯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其他的人也赞成这么做。

回到家里，我就想办法动员着母亲一定去老人那里看看，我说：“别人都对老人的帮助太大太大了，首先别人帮助盖好了小房子，又砌好了灶，垒好了鸡窝，还都想着给老人凑些东西去，我们给点什么呢？”

“你说那给点什么好呢？”母亲像拿不准。

我说：“她那鸡窝不还空着吗，不妨我们先放只鸡进去？”

“那你就给吧。”

我见母亲不吝惜，便趁机说：“鸡是群居动物，一只鸡放在陌生地方太孤单，放两只叫它们作伴也好些。”

“我以为你要去只是玩玩，把些下蛋的好鸡拿去，又没什么东西喂它，那不是白给害了吗？”母亲显然不同意。

那时在母亲的眼里我是个很任性的孩子，有时决意做什么事，非说服去做不可。我还是挑了两只最好的母鸡给老人拿去，放进我们刚盖好的鸡窝里。那两只鸡觉得给它们换了陌生地方也许不习惯，发出咕咕叫的声音很大，老人在屋里听见赶忙出来看道：“这鸡是哪来的？”我说是向妈妈要来的。

“这么大两只母鸡得不少钱呀？”

我说：“不要钱，是我们家养的，我拿来是给你养着的。”

老人多年没养鸡，又听说叫她养鸡感觉怪新鲜的，



她要都拿出来看看,我给她拿出来,她抱着喜欢地摸着说道:“你快看看这鸡的翎密密的,瓷实光滑得像个瓷布谷,这可是两只下蛋的好鸡呐。”老人像个童心十足的玩童,她抱着一只鸡喜爱地摸弄着玩,我把另一只给放回了窝里。

我指着木箱上的半袋饲料对老人说:“那是买买提明江拿来的秕子、包谷粒给喂鸡用的,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先抓一点儿给放进里面鸡槽里,这两只鸡每天都要下蛋,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炒鸡蛋给你吃。”老人很满足地用脸挨挨那鸡背,我待她玩够又给放进窝里了。

几天过后,古莱克斯从家里也给老人拿去一只更好玩的半大花猫,那猫是她家大猫下的,小猫的玩性特别大。有时,古莱克斯把手缩到袖筒里在它眼前一晃,那猫玩起来就像发狂似地玩个够。

一天,我和古莱克斯在门口给老人洗衣服,我抬头见老人静静地看着那只花猫坐在她干净的小床上,歪着小脖梗,斜扭着眼睛,正在舔着它那条伸出来像支手枪样似的小后腿膀,它不觉得闷气,也不觉得兴奋,毫无顾忌地悠闲自得地在清洁着它自身的卫生。老人童心盛浓地看着那猫,十分喜欢地说道:“你们看看猫的脸颊白白的,真好看。”老人喜欢地摸着它的背,又用手轻轻地拨着它的前爪,那猫开始也是专注地用爪轻捣捣她的手面,她不停地拨弄它的爪,我们见老人是那样开心,我和古莱克斯都忍不住地笑了。突然,她拨得那猫勃然狂欢起来,它将身子一蜷,四只爪抱住了老人的胳膊,两条后腿一起蹬,前爪狠刨挠,欢得这边那边地乱摆动着脑袋啃咬着,像竭力地想和老人比个欢乐高低似的,逗得我们都嘎嘎大笑起来。

这时，吐沙汗端着一个小盆儿进到屋里，老人忙甩开猫，起身和吐沙汗说话，并让她坐了。那猫正玩到兴头上的狂欢霎时像受了挫，于是，它像不满似地看看人，飞快地跳下地出去了。吐沙汗说：“奶奶，我给你挑了些熟透的杏子，你吃吧。”

老人感激地说：“吐沙汗，你又送来这么多杏子，吃什么别惦记我了，今年的杏子你给我送了不少回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呀。”

吐沙汗又说：“树上的杏子，娃娃上去都摘下来了，这是最后了，再想吃杏子就到明年了。”吐沙汗接我给她洗干净的小盆，她又和老人说了几句话便起身告辞了。

时光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几个月了，冬季便来临了，这一年喀什的冬天，雪下的比哪一年都大，简直就是场雪灾，天气非常寒冷。父亲怕老人过冬难，帮助我们提前给老人的小屋里架上炉子又加长了烟筒，把自己早年的一套军用被褥，还有母亲的棉衣拿去给老人御寒，父亲用架子车给老人拉去煤和老红柳柴。老人对我父亲百般感激，父亲总是对她安慰说：“孩子帮您做点活对她们是有好处的，要不，孩子闲着也是玩了，太娇惯，长大还能叫人靠得住？孩子干些活是应该的，别往心上记。”

这年的春节、古尔邦节两个民族传统节日又延在了一起，父亲跟老人早说过，春节到家里来，咱们一块儿过年，老人高兴得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人们又像往年那样，星期天大多数都是男人和孩子们到巴扎或是商场里购买各样年货回来。各家的妇女们都忙着不是扫房洗衣，就是打饅炸馓子，或是蒸制卤熏得十分繁忙。母亲提前了七八天去把老人叫到家里来，在我睡觉



的房子里母亲又加了一张床铺，那是给老人睡觉的地方。

下午，吃过晚饭，母亲收拾停当后便和老人唠起家常。外边飕飕地刮起了西北风，大风裹着雪片儿飘飘飏飏地落着，陡然间，稀疏的雪片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严冬的气息仿佛给一切生灵都带来了被监禁的哀思。老人的那只花猫从外边进到屋里，紧紧缩着身子，看样子它感觉实在太冷，一下跳上了沙发，它又看看周围，便趴在老人的身边。我拿过一块软馍馍掰开给它放在小盘里，它吃着。我爱抱着那猫玩，母亲说：“你有空无空地光爱抱它，猫就不喜欢你那样抱着玩，哪一天我看这猫跑了再叫你玩。”

喀什的冬夜到处都是寂静安稳的，一切都像是块平板的世界。老人说着话儿便欠起身来，母亲知道她要出去，便连忙拿过自己的厚围巾给她围严。过了一会儿，母亲和老人说着话回来了。老人感觉着就是自己的儿女最好的也就是这样，她全身心地体味着、敏感着，只有儿女对待父母才有那么一种奥妙的实在的感觉，老人说道：“冬天的白天太短了，夜间真长啊，白天觉着和人说会儿话的时间天也就黑了。”

这时，母亲先叫我们躺下，她给老人盖好了被子自己也去睡了。我和老人一会儿又说起老家过年的习惯，一会儿又笑老人讲的一些十分有趣的笑话，我心中那种控制不住的兴奋感，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

母亲在睡意中听到便说：“你这孩子别老说这说那了，别影响了你老奶奶睡觉，快睡吧。”老人一点睡意也没有，过了一会儿，我又小声说：“老奶奶你会讲故事吗？”

“我会讲故事，你想听？”